

走近红岩

◆ 安志伟

走进歌乐山,当双脚踏上那片烈士鲜血浸染的岩石,带给心灵的震撼和洗礼,至今仍清晰如昨。

一部《红岩》、一曲《红梅赞》,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物永被定格。

这里原本是座掩映在群山中的幽静别墅。1943年,国民党把白公馆、渣滓洞等在内的大片土地划为禁区,建立了中美合作所。抗战胜利后,这里更成了关押、刑讯、残害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的罪恶机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中美特务如狼似虎横行一时。在这里遇害的,有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优秀共产党员江竹筠等。但是,倒行逆施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脚步,屠刀与酷刑挡不住改变中国黑暗落后社会现实和争取人民解放事业的信念与追求。在白公馆,陈列着一面特殊的红旗:—床红色的绣花被面上排列着五颗纸制的五角星,一颗大星在中央,四颗小星在四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进监狱时,烈士们撕下被单,通过策反对象买来黄纸,省下早餐的稀粥,凭着推测制作出的五星红旗。红岩英烈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迎接解放。可是,由于敌人的抢先屠杀,331名革命先烈在重庆解放的前三天恨饮枪弹,倒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电影《江姐》中的“绣红旗”一节,即是这一史实的艺术升华。曾经,我们眼含热泪观看江姐和狱友们深情地绣红旗,特别是那首耳熟能详的“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艺术原型却是这么令人痛惜、辛酸!红旗前面留个影,一种圣洁的情愫在心中涌动。

沿着山脚前行,来到了渣滓洞,那个我们在电影中相当熟悉的两层楼院落。褐色的房屋、布满青苔的石阶,静静地注视人间的沧桑变幻。轻轻地踏上楼梯,听得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看一看先烈们住过的监舍,走一走这矮矮的木板楼,所有的感觉都在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震撼着、挤压着,逼迫着人对历史和生命进行一种全新的思考。在这铁窗牢房里,革命者吃的是霉米饭,睡的是潮湿的“一脚半”宽,得到的是皮鞭、镣铐、老虎凳,但是他们对党的忠诚却丝毫不曾改变,“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牢底坐穿”。刑室内,保留原物原貌的同时,纪念馆以声、电、光等现代科技手段强化效果,远远地站在门外,已经毛骨悚然。牢房对面墙上写着大大的标语:“青春一去不复返,还细想想;认清此时与此地,莫执迷不悟。”然而,就是这样的威逼利诱,也没有动摇他们追求真理的信念和意志。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活着出去,可是他们对党的事业深深担忧,希望中国共产党健康发展、壮大。在坐老虎凳、挨皮鞭之余,他们设法交换意见,对因地下市委书记叛变造成的四川党组织的大破坏和大批党员被捕入狱这血的教训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提出了“防止领导腐化”“注意路线问题”“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等在今天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闪烁着理性光辉的意见,这就是珍贵的《狱中八条意见》!这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深刻思考,是几百名烈士血与泪的嘱托,更是他们在生命最后时刻崇高人格、对党忠诚的映照!

就在这阴暗的牢房里和触目惊心的刑具前,产生了《我的自白书》《就义诗》《咏梅》等诗作;为了破坏敌人的诱捕计划而集体自缢为党报冤、拒绝称呼女特务为阿姨而跑回牢房问妈妈什么是糖的小萝卜头……来自不同地方的学员们,含着同样的热泪,听着解说,静静地感受着心灵重重的撞击。

至今,我还记得踏上楼梯时那心跳的感觉、站满参观人员却格外安静的院落、每个人眼中的敬仰与尊敬。站在翠绿的山坡上,“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的旋律在脑海中回响,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艰辛与悲壮。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岩石都记载着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信念与追求,无声地述说着新中国走过的不寻常历程,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振奋、一种力量的召唤、一种生命力的迸发!

重复。我只提醒大家注意两点:一是扶贫工作的现实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从没有因为本职工作没有干好,对干部进行免职处理。但这次扶贫工作例外,全省已经因为扶贫不力,撤免了十八名处级、副处级干部。这次扶贫检查,省里有明确安排,要求每个地级市对排名后三位县区行政一把手进行约谈。二是扶贫工作的考核办法。我们以往考核一项工作,主要看绝大多数怎样,看好的方面,比如说完成百分之九十是很好,完成百分之九十五是优秀。但扶贫工作不同,不论是我们的专项检查,还是以后的第三方评估,都不看好的方面,而看差的部分,比如说合格率是多少?差错率是多少?这两点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现在请郭书记介绍山区的扶贫工作情况。”

“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山区的扶贫工作汇报。”胡组长开门见山地说,“扶贫工作是我们当前的中心工作、中心工作,其重大意义我不想在这里

楚之北隍,是重地鲁阳,担任这里最高长官的,是鲁阳文君。文君为人诚信,谋虑深远。惠王原想封他梁邑,他以梁邑险要,怕将来子孙袭位,特险作乱干出蠢事,坚辞不受,而改尹鲁阳。文君之祖是平王,父亲是楚之最高武官。受父祖影响,文君自小崇尚武功,视开疆拓土为荣耀之事。如今,身为大邑之主,文君想法就多了:他现觑上了郑国。每每,晴空朗日,登高临山,东眺数百里,遥望宋郑两国间良田沃野,浮光跃金,却未得开垦,文君心里就发痒:这些空地,归我鲁阳多好呀!脑子一热,遂吩咐下去,准备攻郑。

消息不胫而走。腰别皂角大刀、一身黑衣的墨子刚返回故里,听此坏消息吃了一惊,心下暗付:如今这个时代,细民百姓,日子过得倒惶惶。我裂着衣裳,磨出脚泡,周游各国,讲兼爱,说非攻,为的就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百姓安居,天下大同。岂容家门口再起烽烟?

心焦不如行动。征尘未洗,从尧山下出发,墨子翻山越岭,连夜东行60余里,翌早急急叩门,见到鲁阳文君。

两人原是好友,谈话不曾拘礼。墨子提出:“在你的境内,有大都攻打小都,大族攻打小族,杀你的百姓,掠夺牛马狗猪、布帛粟粟,你怎么办?”鲁阳文君斩钉截铁:“重罚。”

话题一转,墨子责之:“天领有天下,像你领有封地。你要攻郑,就不怕遭天诛罚?”

文君明白了,墨翟这是来劝我的。文君辩驳:“天的诛罚虽可畏惧,但我攻郑,合乎天意。郑人三代弑君,三年绝收,我诛伐他们,也是替天行道。”

墨子毫不客气:“你这是强词夺理。上天对郑的惩罚,已经够了。你这样做,譬如儿子强横凶暴,不成材料,父亲鞭他,邻居见状,举起木棒,跟着来打,岂不荒唐!”

墨子止鲁阳文君攻郑

◆ 袁占才

文君若有所思。墨子语重心长:“世俗之人,小事明白,大事糊涂。偷人家一狗一猪,会被看作不仁;窃人家一城一国,却说是‘义’,岂非黑白颠倒!”

文君哑口,扯开话题:“咱谈一谈夷人食子的坏风俗吧。”

夷人恶俗,墨子当然知晓。听过文君介绍,墨子又击文君要害:“你自己不行仁义,凭什么指责人家?”

看文君已被触动,墨子诘问:“你去攻打邻国,烧杀抢掠,书之竹帛,鏤在金石,刻于钟鼎,想要传世;普通人也,也杀人越货,书于竹帛,铭于食器,大肆夸耀,可不可以?”

仔细想想,文君脸红了。他感到自己做得确实不对。

墨子再打比方:“有一个人,牛羊牲畜很多,让厨师烹饪,吃都吃不完。可见人做麦饼,就抓耳挠腮,要去偷窃,嘴里还不停念叨‘这是做给我吃的’,这是为何?”

文君未假思索,脱口说道:“这人患了偷窃病。”墨子不依不饶:“楚国四境,土地荒芜,开垦不

完,耕地闲置,种不过来,可是一见宋郑闲邑,就想霸占,这与偷窃窃病的那个人,有什么不同?”

文君心悦诚服,连连点头:“是这么回事儿。”遂放弃攻郑。

墨子嘴如刀子,心却是热的。文君倾心静听,诚恳纳谏。

一场战争,原本一触即发,转眼间化为乌有了。春秋无义战。诸侯称霸,讲的是实力,狼烟四起,起因,无外乎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强梁者,看谁不顺,找个由头即行攻伐。郑国君权衰微,地处虎狼大国间,只图生存,一向不敢发声。若非墨子劝诫文君,想来一场杀戮不可避免。战端一起,无论攻守,双方势必“男不得耕,女不得织”。所幸,是墨子挺身而出,救郑于水火,挽鲁阳于危殆。

何止于此,“止齐伐鲁”“止齐攻卫”“止楚攻宋”,皆是墨子不辞劳苦,凭三寸之舌,借守御之技,才使生灵免遭涂炭。

在墨子眼中,他爱的,不是哪个诸侯国家,而是天下众生。即便救宋之后,路过宋国,天降大雨,宋人不让避雨,他也并不计较。

乡贤赵五爷

◆ 薛培政

在平安镇方圆的村子里,村人多称赵五爷为先生。五爷少时,曾上过三年私塾,那在当时的乡下就算是有点学问的主儿。

乡里人读书少,却素来敬重读书人。每当遇上操办红白喜事这等大场面,总少不了邀请五爷当执宾先儿,这角色好比城市里的司仪,是村里主持红白喜事的头人人物。

说来也怪,尽管五爷对场面上的事驾轻就熟,却极少主持嫁娶类的红喜事,乡邻找上门时,他都推让给村西头执宾先儿张二爷。五爷道:“手里若有一碗饭,就要匀给人半碗。”张二爷笑允:“这个赵老五啊,心里清楚着呢。”

如此一来,主持白喜事就非五爷莫属了。他拿手的有三招:写家祭、待娘舅和陪酒宴。这家祭犹如官场上的悼词,自然写的都是功德。对五爷来说不过举手之劳,可他从不敷衍,总是搜肠刮肚归纳逝者的优点,征询过主家的意见后,再仔细斟酌遣词造句。五爷说:“人来到世上走一遭,混好混差总要留个名声不是?”孤寡老人李三爷生前乐善好施,曾供着十几个贫困人家的孩子上了大学。李三爷走时,五爷憋足了劲为他写家祭,硬是关在屋里一天没出来,时而号啕大哭,时而小声啜泣,吓得家人敲门不应,劝解也不管用,心疼得老伴在室外边落泪边数落:“你个死心眼的榆木疙瘩,写几笔费尽心意就行了,还真拿个棒槌当针使嘴?”

这本书其实是讲龙离开后,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摸索求生、体察自身、再造奇迹的故事。在武侠已然式微的当下,作者用生花妙笔,承接传统、打破框架、融贯中西,构造一个瑰丽的新天地、新世界。



大地笙歌(国画) 郭建明

《阮途记》:生命存在意义的追寻和求索

◆ 宋进文

龙完成了他们在地球上改善气候、调风布雨的使命,捣毁了江河湖海水底的龙宫,离开了人类和水族,从此人类失去了龙族真实存在的记录,龙在人们口中相传中成了传说。这是原《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主编舒飞廉最新短篇小说集《阮途记》的叙事背景,一部后龙族时代的江湖奇谈。这仿佛是武侠小说在当代处境的一则隐喻,当古龙、梁羽生、金庸等大师先后去世,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都活在了大师的传说和阴影里。武侠小说如何推陈出新,新世纪以来,热闹一时的“大陆新武侠”和近年大火的仙侠是一

种答案,而舒飞廉的小说是另一种答案。《阮途记》包含九个互相关联的武侠故事,建构出一个色彩繁杂的奇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传统武侠小说主导的故事情节,如世俗恩怨、江湖仇杀、快意恩仇、为国为民等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生命本质和存在意义的追寻与求索。

连载



有事。

苏书记即将升任副市长,未来的隐山区委书记人选,全区干部私下里颇有议论,大多数人希望由王旭光区长接任。郁洋心里觉得不太乐观,他从最近的几次会议上看到一点儿端倪。王区长三次在会上批评下面的

干部,一次是有几个人窃窃私语,一次是有人手机突然响铃,还有一次是个别区直单位的干部没按座签就入座。为这样的小事发发脾气,王区长以前很少有,说明他心情不太好,处于某种关键时期的焦虑之中。而与之相对应,郭逸凡副书记却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会议上,以全区今年的工作任务太重,大家都辛苦了,拜托再加把劲,把工作搞好的由,两次在主席台上起身给下面的区直单位头头鞠躬,又让人觉得个中滋味复杂,很容易联想到假如王区长能被任区委书记,郭副书记就会有被上级组织部门作为区长人选进行考核的可能,到时区直单位头头每人手里都有一票……当然,这种判断纯粹是个人直觉。作为下属,无论怎么猜测领导都是幼稚的。郁洋尽量避免因为工作上的差错,撞到王区长的枪口上自讨没趣。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郁洋提前赶到花园园酒店门口,等候郭副书记过去陪同检查组成员吃早餐。没想到郭副书记到得更早,

正在酒店门口的花园里独自散步。一夜雨打风吹,有几盆铁树和几盆翻倒在地,酒店还没来得及收拾。郁洋紧跑几步,说:“郭书记早啊!”

“就等你呢。”郭副书记笑着说,“郁洋,我正在想一个问题,咱们全区十六个乡镇办,你觉得哪几个乡镇办扶贫工作做得最好,哪些相对薄弱?”

郁洋脱口答道:“有五个乡镇党委书记调离,现由乡镇长主持全面工作,可能都盼着转正吧,因此扶贫工作做得最扎实,包村干部几乎天天都坚守在村里。”

郭副书记听完微笑不语,郁洋立刻就后悔了。他作为区扶贫办主任,不应该在区领导面前对乡镇办干部说三道四,既失分寸,又显得自己言语轻浮。并且郭副书记对这些情况其实也心知肚明。

“马上检查组就要下去了,哪几个乡镇办还存有隐患?”郭副书记背着手问,一副统筹全盘工作的姿态。

“寨河和东铺,一是贫困户

多,人口基数大;二是党委书记年龄超限,工作力度不够;三是位置偏远,市派第一书记有时脱岗,扶贫档案差错率高……”

郁洋话还没说完,郭副书记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往下说了,忽然弯腰抱起面前的一盆铁树,将它放在水池边的花台上重新摆正。郁洋学着他的样子,将翻倒在地的几盆剑兰抱起来一放好。

郭副书记似乎心情不错,郁洋想告诉他昨天中午胡组长公文包丢失的插曲,话到嘴边又咬牙忍住了。生活的经验告诉他,那件事情像身体的一个脓疮,他自己不破口时,最好别主动去戳烂它,否则得不偿失。

“等会儿吃饭时,你故意向我汇报一件事,要让检查组的人听见。”郭副书记忽然笑眯眯地说,“昨夜台风暴雨,导致山洪暴发,将去寨河和东铺的公路冲毁了,现在无法通车。”

郁洋心里豁然一亮,立刻会意,连连点头说:“好,好。”